



## 鸭嘴蛤里的父爱

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,老家土地贫瘠,好在可以“靠海吃海”。家乡的滩涂上银光闪烁,松软的淤泥上布满细密的小孔,轻轻一挖,便能发现藏在底下的鸭嘴蛤。它因贝壳酷似鸭嘴而得名,银灰色的外壳又薄又脆,在阳光下透亮诱人。

老家有句跟鸭嘴蛤有关的俗语,让我印象深刻。那天,听闻老家旁石埕有表演魔术,我和小伙伴阿炮跑去凑热闹。我模仿《穆桂英挂帅》里的武旦,腰插竹竿当旗帜疯跑,结果摔倒,门牙剧痛,鲜血直流。我满嘴是血,跌跌撞撞地跑回家。

父亲见我受伤,满眼心疼,急忙查看伤势、清理伤口。他眉头紧皱说:“你怎么这么不小心?我早说过别跟调皮的阿炮

乱跑,这下吃苦头了吧。就像那句俗语‘鸭嘴蛤要趁头大眼蛤去颠’,你跟在他后面,只有吃亏的份。”

当时我阅历尚浅,觉得这俗语刺耳,也不懂其中的哲理,但对鸭嘴蛤记忆深刻。那时家里经济不宽裕,鸭嘴蛤价廉物美,成了餐桌常客。父亲做鸭嘴蛤的手艺也堪称一绝。他会先把新鲜的鸭嘴蛤放进清水中,撒盐让它们吐尽泥沙,再清洗外壳,沥干备用。

我最爱父亲做的清蒸鸭嘴蛤。他把处理好的鸭嘴蛤整齐地码放在盘里,再撒上葱花、姜丝,淋上老酒、酱油,滴几滴花生油,大火蒸几分钟。蒸汽升腾,厨房弥漫着鸭嘴蛤的鲜香。出锅后,鸭嘴蛤的壳微微张开,露出鲜嫩的蛤肉,白里透粉。

轻轻咬一口,蛤肉鲜嫩多汁,让人回味无穷。

父亲还会做鸭嘴蛤豆腐汤。他把豆腐切块,加水煮至微微沸腾,再加入鸭嘴蛤。随着水温升高,鸭嘴蛤壳一个个打开,汤汁变得乳白浓郁。撒上五味粉和香菜,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就做好了。喝上一口,鲜香醇厚,豆腐的嫩滑与鸭嘴蛤的鲜美完美融合,温暖了整个胃。

当然,鸭嘴蛤最经典的吃法是腌制。父亲把鸭嘴蛤洗净沥干,用粗盐腌制。缺肉少菜时,不管是配稀饭还是地瓜粥,都非常下饭。腌制后的鸭嘴蛤咸香适口,为贫寒之家的餐桌增添了一抹亮色。

时光飞逝,我已步入中年。回望过往,父亲当年的教诲犹在耳畔,鸭嘴蛤的

滋味仍萦绕舌尖。可如今,父亲已永远离开了我。

后来我才知道,那次门牙摔坏是因为阿炮故意放石块绊倒我,让我明白了“鸭嘴蛤要趁头大眼蛤去颠”这句俗语的教育意义,人生就是不断选择的过程,就像鸭嘴蛤与大眼蛤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碰撞,鸭嘴蛤壳薄易碎,大眼蛤壳厚硬,碰撞后,吃亏的还是鸭嘴蛤。

如今,偶尔品尝鸭嘴蛤做成的美食,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父亲。父亲的爱,如同这鲜美的鸭嘴蛤,看似平凡,却蕴含着无尽的温暖与力量。这份藏在鸭嘴蛤里的父爱,将永远激励我在人生路上谨慎前行,守护好自己的生活,避免再碰了“牙齿”。

| 刘永宗



## 寻常路

| 黄仲远

黄万里的人生,若细细说来,在新溪村也算个传奇。黄万里上初中的时候经常逃课、打架斗殴,初中没读完就去打工。出校门的第一份工作,他进了电子厂。工厂的流水线像一条永不停歇的传送带,每个人只负责一个小工序,拧螺丝、贴标签、装零件。黄万里站在工位上,一整天重复同一个动作,下班后手指僵硬得几乎伸不直。厂里包吃住,八人一间宿舍,夏天闷热,冬天漏风。工友们有的打牌,有的玩手机,有的抱怨工资低。黄万里不参与,他躺在床上看一本从旧书摊买的《穷爸爸富爸爸》。书里说,穷人为钱工作,富人让钱为自己工作。他似懂非懂,但记住了“钱不能光靠死攒,得让它生钱”他开始买基金,虽然不懂K线图,但知道“低买高卖”的道理。每月发工资,他都会存一部分,剩下的投到基金中。几年下来,黄万里竟也赚了些钱。

后来,他去亲戚在深圳开的一家纺织厂跑业务。干了一段时间,他认为男人还是要学一门技术,便去学了叉车。黄万里在泉州市区考了本证书,就在晋江的物流仓库开叉车。仓库很大,铁皮屋顶在夏天烫得像煎锅,冬天又冷得像冰窖。黄万里穿着蓝色工装,坐在叉车的驾驶座上,把一箱箱货物从货车挪到货架,再从货架挪到另一辆货车。工头教他,叉车的叉子要对准,抬起来要稳,放下去要轻。他学得快,第三天就能独立操作。工友们大多是和他一样的半大孩子,或四五十岁的老汉。大家中午蹲在仓库门口吃饭,铝饭盒里装着家里带的咸菜和馒头,偶尔有片肥肉,算是改善伙食。有人抱怨累,黄万里不吭声,只是低头扒饭。他想,累就累吧,总比闲着强。干了两年,他存下几万块钱。

后来,黄万里发现一个辞职的同事在卖烧烤,做得还不错,便也跟着摆弄起烧烤架。烟熏火燎中,一串串肉在手中翻转,油脂滴在炭上,发出“滋滋”的响声。夜市灯火通明,油烟弥漫,食客们吆五喝六。他独自一人串肉、扇火、翻烤,炭火熏得他眼睛发红,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。别人经常说,烧烤这行,挣的是辛苦钱,但比工厂自由。自由吗?他倒没觉得。半夜两点收摊,腰酸背痛,手上全是烫出来的疤,可钱确实比开叉车多。卖烧烤后,他也学会了看人——哪些是常客,哪些是来找碴的,哪些人该多送两串,哪些人得防着赖账。

三十岁那年,黄万里买了辆新能源二手车,跑起了网约车。开网约车比卖烧烤轻松,比工厂自由,赚得也不少。他开车稳当,从不绕路,乘客落下东西,他必想方设法归还。渐渐地,他的评分越来越高,生意也愈发好了。有一天,他接到一个女乘客,戴着眼镜,抱着一摞书。她问:“师傅,您开车多久了?”黄万里说:“三年。”女乘客笑了:“那您一定知道县城所有小路。”他点点头。

后来,这个女乘客经常叫他的车。她叫李静,是重点大学毕业的,在一家饮料厂做工程师。再后来,她成了他的妻子。“一个小学毕业的网约车司机,怎么配得上我们家闺女?”李静的父母起初不同意。可李静说:“他实在,靠得住。”黄万里没说什么,只是每次去她家都带些水果,帮忙修水管、换灯泡。慢慢地,老人态度软化了。结婚那天,李静的父亲拍了拍他的肩,说:“好好待她。”婚后,他们生了一儿一女。黄万里依旧开滴滴,李静继续做工程师,还成为中层管理干部。他记账,她核对;她看书,他泡茶。日子像一条平缓的河,静静流淌。

有人问黄万里:“你后悔没多读书吗?”他想了想说:“后悔过,但路是自己走的,走到哪儿算哪儿。”他没成为大富大贵的人,但也饿不着。他没读过多少书,但让孩子好好读书。他没干过惊天动地的事,但养活了全家,还娶了个大学生媳妇。这世上,有人走金光大道,有人爬泥泞小路。黄万里走的是最普通的那条——不辉煌,但踏实;不惊艳,但安稳。是他自己走出来的,虽不平坦,却也通往幸福。

人生百态,本就没有标准答案。

## 修车师傅老赵

| 曾剑青



老赵的修车摊,宛如一枚温润的琥珀,静静地凝在小区的一角。阳光如瀑布般倾泻而下,映照着摊前熙熙攘攘的人群,那些身影仿佛浮动在金色尘埃中的幻影。此刻,老赵正在一辆歪倒的单车旁,他那黝黑的手指沾着油污,如同指挥家般娴熟而灵动:拆解车轮、探查内胎、补胶、充气……一系列动作顺畅自然。他偶尔抬起袖子擦擦汗,额头上便留下一道油亮的印记,恰似一枚未经修饰的勋章,闪耀着独特的光芒。

我最爱父亲做的清蒸鸭嘴蛤。他把

处理好的鸭嘴蛤整齐地码放在盘里,再撒上葱花、姜丝,淋上老酒、酱油,滴几滴花生油,大火蒸几分钟。蒸汽升腾,厨房弥漫着鸭嘴蛤的鲜香。出锅后,鸭嘴蛤的壳微微张开,露出鲜嫩的蛤肉,白里透粉。

冷。一日,他偶然听见邻居们抱怨修车无门,车轮故障耽误了行程。那瞬间,他眼中熄灭已久的火光骤然复燃,仿佛沉睡的琴弦被重新拨动,奏响了生命的旋律。他翻出蒙尘的工具箱,如同老战士郑重地擦拭着佩剑——扳手、钳子、锉刀,这些被遗忘的老伙计重新在阳光下闪烁出光芒。

储藏室又亮起了灯,老赵重操旧业,分文不取。最初,人们带着好奇与疑虑前来,然而,老赵那双沾满油污的手,依然精准如昔。故障自行车经他抚弄,便神奇地恢复活力,仿佛被赋予了新的生命。人们传颂着:“老赵的手,是点铁成金的手!”他

听着,只是憨厚地笑笑,额上深刻的皱纹里仿佛盛满了阳光,他说:“闲着也是闲着,手痒,心也慌。帮上点忙,夜里倒睡得踏实。”

午后,老赵摊前的人流渐渐散去。他收拾着工具,动作舒缓而满足,仿佛在享受着这份宁静与充实。此时,一个孩子推着辆小自行车怯生生地靠近,前轮轴承已锈涩难转,发出“嘎吱嘎吱”的声响。老赵的眼睛立刻漾出笑意,他亲切地说:“来来,小家伙,爷爷给你弄好!”他再次熟练地俯下身去,专注地修理着自行车。

老赵的双手,抚平了车轮的伤痕,也

抚平了光阴流转带来的沟壑。财富终可

营建华屋广厦,但只有那双沾满油污的手,在补好轮胎、拧紧螺丝的平凡时刻,才

真正擦亮了生命深处那枚不灭的印记。



## 旧书与人生

| 苏丽梅



十几年前,我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《被风吹走的夏天》。彼时,我对出版行业一无所知,拿到出版社寄来的几十本样书时,欣喜若狂,迫不及待地将它们赠予亲朋好友。当时也给自己留了几本,但后来这些书却一本本地从我手中溜走——或送给久未见的朋友,或是某种场合的需要,直至最后,书架上仅剩孤零零的一本。

后来,因为某个场合需要,最后一本样书也被我拿了出来。当我站在书柜前,目光扫过整齐排列的各类书籍,却唯独不见那本承载着我文学梦想的作品时,心中不禁涌起一阵难以名状的失落。一位文友得知此事后建议:“不妨上网找找看。”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,在几个购书网站搜索了一番,最终在一个旧书网发现了它的踪迹——标注为“九成新”,售价仅6元,加上12

元运费,总共18元。我没有多想,立即下单购买了这本“自己写的书”。

等待快递的日子里,我的心情复杂。一方面期待重逢的喜悦,一方面又担心这本“九成新”的旧书会是什么模样。当快递送达,我迫不及待地拆开包装,却在取出书本的瞬间愣住了——封面布满污渍,书页边缘爬满触目惊心的霉斑,整本书散发着淡淡的霉味。站在一旁的先生见状,立刻让我把书拿到阳台暴晒,同时递来酒精让我消毒。我一边喷洒酒精,一边忍不住抱怨:“虽然是旧书网,心里也早做好思想准备,但这哪是‘九成新’?恐怕只有‘一层新’了,这样的书也敢卖,真是太不负责任了。”

那天晚上,我将这段啼笑皆非的经历分享到朋友圈,没想到引发了一场小小“围观”。有人调侃说“这是被风

过的艺术痕迹”,有人故作高深地分析“这样的品相才有收藏价值”,更有曾经接受过我赠书的朋友开玩笑说“早知如此,我那本可以高价卖回给你”……评论区里笑声一片,而我却只能对着手机屏幕苦笑。

第二天,我打开购书页面,给卖家发去消息:“老板,这本书发霉这么严重,怎么还能标‘九成新’出售呢?”对方很快回复:“可以退货。”我无奈地回应:“书才6块钱,运费要十几块,退货不划算啊。”发完这条消息,我没等回复就关闭了页面。

几天后,当我再次登录旧书网时,发现有一条未读消息。点开一看,是卖家的留言:“已退款,书不用寄回。”简短的几个字让我怔住了——6元书款已原路退回我的账户。这一刻,我对这位素未谋面的书商生出一丝敬意。在这个追逐利益的时代,能够主动退款的商家实在难得。虽然书本品相与描述严重不符,但卖家最终的选择,让我看到了他的诚信。

卖家用小小的善意,温暖了一场原本陌生、冰冷的交易关系。那本发霉的旧书虽然品相不佳,却意外地映照出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诚信与善意。在这个物资过剩的时代,我们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多,但真正值得珍惜的却越来越少。同时,我也渐渐领悟到,或许每一件微不足道的物品背后,都承载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温度,更可能成为陌生人之间的温暖印记。

## 父亲的扁担

| 李福辉

扁担,一米八  
身高,一米六八  
木质、光滑、坚实、石褐色  
是父亲一辈子的大宝贝  
用了一辈子,爱了一辈子  
也痛了一辈子,就像爱他的七个孩子一样

过往的日子里,父亲用它  
挑水、挑谷子、挑木柴、挑青菜……  
挑红了朝霞,一朵又一朵  
挑弯了月牙,一枚又一枚

全家的生计和希望,都压在你肩上  
扁担,压弯了家乡的小径一条条  
岁月,在你肩上越挑越瘦

瘦成了你的扁担模样  
后来,弯了又弯  
弯成了坟墓的形状

父亲走了十八年,扁担孤单了十八秋  
立身时听风,卧倒时泣雨

夕阳恍惚,家乡山径上  
一个扁担的身子,在眼前  
晃荡,晃荡……

一弯扁担  
一段岁月的缩影  
一段乡村生活的烙印